携来春信满人间

——读《穿越时空之美：梁衡笔下的多彩贵州》

叶克冬



图书《穿越时空之美：梁衡笔下的多彩贵州》

春日读书。著书者梁衡先生是我的文学偶像兼同院邻居，写的是我曾经短暂工作过的贵州。窗外桃红柳绿，书中故地新颜，好时节读好书，真是一件赏心悦目之事。

此书收录了梁衡14篇文章，描述了分布于贵州省9个市县的山水景物、风土人情、珍闻掌故，以及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与今天。梁先生不愧是贵州文化的优秀代言人，14篇文章就像14幅淡妆浓抹的贵州风情画，正如他自居“不是贵州人，胜似贵州人”。

梁衡写贵州，情真意切，不吝笔墨。不论写景写物，还是写人写事，都栩栩如生，极具画面感、镜头感，把多彩贵州写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情。他的文笔大气而不失雅致，细腻而不落矫揉，既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之豪放，亦有执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婉约。他写天星桥，先用细致入微的工笔去勾勒山、石、水、树，一直细到山石之褶、秋水之纹；突然笔锋一转，“眼前的石面成了一片广袤的平原……生命的惊雷在天际隐隐作响”，又让你领略到大开大合的写意手笔。他写高山韭菜坪，先以“乌蒙山穿云披雾，绵延千里”的辽阔画面开篇，再以“丝丝缕缕惹相思，缠梗挂叶不忍去”的精雕细琢成文。还有他写万亩梯田垄边的一枝小小烟草花，写千米石崖顶上的一片云中草原……总能够恰到好处地把种种宏大与精微、粗粝与娇小揉在一起，直抵人心深处。他的文章带着诗的浪漫、歌的韵律、画的色彩、禅的沉思，所以读起来绝不能一目十行，而是要逐字逐句去品、去悟，就像小口呷酽茶那样。

梁衡笔下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是有生命的。它们拥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情感，自己的风格。它们身上不仅覆盖着大自然的岁月风霜，而且沉淀着人文社会的沧海桑田。梁衡从来不是就花看花，就树论树，写着写着，笔锋一转，或者引出一段典故，或者说出一个道理，或者拈出一句“子曰诗云”，让读者从中看到许多花外的风光，树外的春秋，去领悟“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天地”。

散文家有的善于写景，有的善于写人，而能把两者都写好的可谓凤毛麟角，梁衡就是其中一个。他描写自然景物时，一定有人的存在。比如贵阳郊外的一小块草原，“是专门给人看的”，要“一跃钻进草窝里去打滚”，达到“人与草色共浪漫”的境界。也就是说，美感的产生，离不开人这个审美主体。在他的叙事文章里，人的存在就更加丰满而有层次了。他用白描手法描绘了“登珠峰女”与众不同的形体发辫、传奇式的运动生涯，却从头到尾不提她的姓名，这里要突出的只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他写开阳县苗寨、布依寨歌舞盛会，用一个6岁女娃娃的话“妈妈跳舞去了”作标题，这里要突出的是家、族群和放松的生活方式。他被毕生从事伟大而默默无闻的地质年代研究事业的赵元龙教授和苗族农民刘峰所感动，激情讲述了一个有关“地球兴亡”的史诗般的故事。从个体的人到家国情怀，直至浩瀚的宇宙，在梁衡的笔下都那么鲜活独特，连接得那么自然流畅，时而令人血脉偾张，时而令人感慨深思。

关于梁衡的写作风格与特色，评论文章数以千万计。最著名的是季羡林先生评价他“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并说当代散文家中“尚无第二人”。梁衡本人则倡导“叙大情大理，写胆识文章”。他们讲的是形而上的文章立意、眼界与深度。而我作为梁衡的邻居与退休后散步聊天的朋友，更多看到的是他的日常行止。一次与他在院内散步，他突然指着身旁一片依围墙栽种的绿竹，带着一丝狡黠的目光问我：“你说这片竹子种在同一块地上，为什么有的长得好，有的长得赖？”定睛一看，可不是？这片竹墙宽数十米，根连着根，奇怪的是靠北边的枝繁叶茂，靠南边的却有不少枯干零落，为什么呢？“不知道”，我茫然地摇摇头，反问他，“你说呢？”他笑了，告诉我：“你看，这片竹子的西面不是有一栋楼房吗？竹林北边靠近楼的东山墙，西北风吹不到它们，南边的竹子就没有这个运气喽！”我恍然大悟，发现梁衡有一颗充满童真的好奇心，爱琢磨常人熟视无睹的事物，而这正是一位优秀作家应该具有的观察力。他偶然听说贵州深山里有一棵无名大树，第二年便专程前往威宁自治县石门坎乡寻访，没承想由树及人，催生了力作《来自天国的枫杨树》。他为了寻找地质化石金钉子，又专程从北京跑到贵阳，再从贵阳跑到剑河县八郎苗寨，于是才有了那篇震撼人心的大作《寻找缝补地球的金钉子》。

然而，想成为一名杰出的作家，仅凭好奇心和观察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深入发掘他所观察的事物，以鞭辟入里的分析能力和独具匠心的联想能力，将之提炼升华。梁衡写织金洞，首先对“时间”这个哲学、科学概念作了形象的解读，然后循着这个思路描写了钟乳石的前世今生。最奇特的是，他用“点香计时”来比喻溶洞石柱的成因及其生成的艰难。细想想，古往今来，进过溶洞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寻常游客只是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叹为观止，又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去细细推敲造物者的精准与恒心呢？还有，他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去写“金钉子”，把一些原本枯燥冷僻的地质学概念讲得通俗易懂、饶有趣味。就如他当年创作《数理化通俗演义》那样，如果没有厚实的文科理科综合知识积累，是写不出来的。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青少年读者被“金钉子”的精神所打动，从此立志报考那些探索地球奥秘的专业，选择那些艰苦而造福人类的工作。

梁衡曾经说过：“采访对象是太阳，记者是月亮，本身不会发光。要发光吗？先要捧起一个太阳。”我想，梁衡写贵州也是这样。心有独钟之情，文有神来之笔，开卷春风扑面，掩卷手留余香。

（作者系中央台办、国台办原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

即景，即诗与远方

——读诗集《在暮色中抵达》有感

李裴

装帧精致，入手顺眼，有一股优雅气。黄成松《在暮色中抵达》，收录了诗作计百余首，写作时间跨度20余年。总的看，读起来是轻松顺畅的——语言干净，形象明快，感情饱满，有诗之意味回荡。

从思维的逻辑构成看，黄成松的诗歌创作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且对于每篇作品的完整性有娴熟的把握，读到的是诗句，想到的是内涵。“精确的写作意味着精确的思想。”（戴安娜·阿西尔，英国知名文学编辑、作家。）可以说，读一篇或一部文学作品，能让阅读者说一个“好”字，大约是离不开这个道理的。黄成松诗歌作品的基础底层逻辑递进是清晰而易于看明白的，比如，读“铜鼓荡的麦子熟了……这不仅是一个庄稼人的收获/更是一群人的收获/一个民族的收获/甚至全人类的收获”的诗句，体会其中的递进，其诗写作时的思维特点清晰可见。



图书《在暮色中抵达》

“诗言志”应该是写诗读诗的人耳熟能详的。需注意的是，我们是以“诗”言志，而不是写散文、写杂文、写论文。诗句、诗作是离不开形象性、抒情性的，并终究完成为意象性的语言。以意象为核心，构成诗歌语言、诗歌思维、诗歌想象力乃至于诗歌创造力，皆应以此为基础或曰基本元素，其立足之根，应是非“即”不可。也就是从诗人眼所见、耳所听、心所想的“即景”出发，由实景、虚景（包括概念）之“形象”所触，激发融合创作者的情感、认识、生活信息蕴藉并表现于文字，形成以人们日常生活、生活常识、共象共情共识为基底的，将即景之眼所见、耳所听、心所想转化为文字构建出特定意味的空间，完成一部作品。

读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肖江虹评说，深有同感，“在对平凡人、日常事、乡土景的书写中，藏着对自然、生命和世界的深层思考”，并进一步断言，“最平凡的日常里，藏着最深厚的情感，质朴的语言中，能生长出动人的力量”。阅读好的诗作，我们看见了“山水”“田园”，听见了“故事”“歌谣”，想到了“思绪”“哲思”，带来难以言说的“心动”“乡愁”“情谊”“隐逸”……的诗的意味，并可能由此进而超越日常、世俗，在眼前耳边心里的世间纷繁中，体味出诗的意境，甚至或许可得到一种冥冥的启示或发现。

眼前即景，面对一个物象、影像，创作者的本领是将其诗化。比如，黄成松看到一条河，听见水流，心思便漾开了：“一个人的一生/就该活得像一条河/譬如长滩河……不管枯荣，抑或生死/都要把生命的力量尽情释放/在荆棘上捧出鲜花和果实/在荒原上捧出牛奶和蜜”。眼前一片残荷，即“赋”予其诗意和诗的生命——“是在某个秋天，残荷开始萎缩/逐渐老去，直到失去生命的体征，只剩下/嶙峋枯条，依然不肯倒伏于淤泥，残荷她坚信/与其躺着苟延残喘，不如悲壮地站着死去……当春回大地，残荷站立的脚下，鲜嫩的荷苗破水而出/施施然于碧绿的水面，恰如浴火重生的凤凰/残荷借春风涅槃，袅娜成小家碧玉/气吞一夏繁华，倾城，且倾国”。

聚焦到“在暮色中抵达”这个书名、这个主题、这个概念，吸引眼球，引人深思。这种表述，我们最容易联想到是朦胧诗的味道。暮色是光与暗的交界，意味着模糊、内省，存在意义上的“此在”面对时间性与有限性。抵达不是终点，理应是对存在本质瞬间的顿悟，是人生的一个段落——今天的故事在此地、此刻讲完了，包含于内的则是一种内在的远征，是积极作为的人生态度，也就是积极勇进，前行不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在此“永远在线”。

诗歌创作者需要坚持不懈的思考，更重要的在于心里装着火焰般的激情，用“诗之眼”观世间万象、览万水千山。比如，罗兴武的一组诗，把匠人使用的剃刀、牙钳、鸭杆、大锯、漆刷、铁锤等工具入诗，淬日常劳动为寓言，“他们站在哪里，都是一道风景”。且看《剃头匠素描》，“剃头匠心无旁骛/把傲慢的生命在刀锋下驯服/在每棵毛发或唇髭之间/倾听刀锋耕耘时的低吟浅唱”。周文君谈创作领悟说：“生活的诗意从不在远方，就在这些被阳光晒暖，被暮色浸软的瞬间。”

平凡之中藏着至理，日常里面藏着至情，烟火熏笼藏着深刻。此理诗尤甚。李发模的诗都在他的身边、耳边、心思里，文字里透着亲身经历，情真意切，尤以乡愁韵味感人至深。“门前小河跑了几十年，我正78岁/回老家看它/仍没跑远……”一个人看到的，可能是“门前小河”，而另一个人可能看见“长滩河”。“河”入诗，因人而异，其表述必然各有侧重，其追求定然各有所在，翻阅之，不免各异其趣也。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

为古戏存根

——评《屯堡文丛·文学艺术书系·地戏》四种

姚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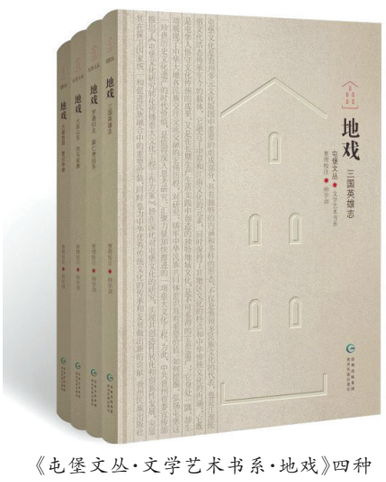
安顺地戏，是扎根黔中屯堡村寨600余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村民的日常休闲娱乐方式，地戏在表演时不拘场地，村寨空坝皆可演绎；但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跳新春”、七月十五前后跳“米花神”时，戏班会举行庄重的仪式，表演者青巾裹头，战裙围腰，假面额前，手执戈矛刀戟之属，随口而唱，应声而舞。

《屯堡文丛·文学艺术书系·地戏》四种，包含《地戏·大破铁阳楚汉争锋》《地戏·三国英雄志》《地戏·大起山东四马投唐》《地戏·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由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是贵州省实施“四大文化工程”的一项新成果，也是本土屯堡文化、安顺地戏专家帅学剑毕生深耕屯堡地戏研究的心血结晶。

军旅征战与忠义报国：地戏的内容与精神内核

《地戏》四种收录的剧目在题材上各有侧重：《大破铁阳楚汉争锋》包含两个剧目，前写黄家父子征剿铁阳国，后写楚汉鏖战、霸王乌江自刎；《三国英雄志》从黄巾起义写到刘备进位汉中王；《大起山东四马投唐》从杨广篡位写到李世民登基；《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从北番犯境写到薛仁贵封王。

所有剧目包含共同的底色——军旅征战与忠义报国。这也是地戏在内容上最显著的特点：找不到才子佳人，寻不到包公断案，它聚焦的是与屯堡先民生活紧密相连的军旅故事，是对那些忠义之士、报国良将的深情赞歌。这种题材的选择并非偶然，地戏源于军傩——明代“调北征南”的军队将江南傩戏带入黔中，屯堡先民“寓兵于农”“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



《屯堡文丛·文学艺术书系·地戏》四种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权麟春在《论屯堡文化的精神品格》中将屯堡文化精神内核概括为“忠勇和融”。安顺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代相传的谱书中不仅蕴含了忠勇和融的精神内核，还将之具象化为忠、孝、悌、信的伦理体系，成为贵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根基。

这套丛书的整理出版，依托地戏文本载体，将屯堡文化忠、勇、和、融的精神内核与贵州各族人民从古至今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从零散的乡土民俗实践中萃取沉淀，转化为可研读、可传承、可传播的公共文化资源。

处于“转化过程中”的文本：地戏的文体特征与语言价值

地戏谱书归属于说唱文学范畴，以七言韵文为主体，间杂五言、十言句式。同一份文本，同时服务于“说书讲古”与“戏剧演绎”两种功能。

这种双重功能造就了地戏独特的文体面貌。有学者指出，“地戏的故事文本基本都是第三人称为主的叙述体，而不是戏剧的代言体”，既有古典剧本说评人物等说唱表现手段，也有后来剧目“打背供”“定场诗”等代言体雏形，“是处于转化过程中的一种戏剧表演，或者是民间祭祀表演的体制”。

从四种剧目来看，这种特征清晰可辨。以《三国英雄志》为例，该剧开篇便以全知视角从混沌初开文明肇始一路溯源到“后汉皇帝崩了驾/汉灵皇帝坐龙廷”，这是典型的说唱文学开篇。其后又频繁跳出事件叙述，以“赞曰”“诗曰”评述事件。与此同时，代言体因素也在生长，吕布出场曰“头戴金盔火焰高……要问咱家名和姓，白虎下凡走一遭”，已经接近后世戏曲自报家门的“定场诗”。帅学剑在整理校注时完全保留了原唱本的内容和样式，便是出于对这种独特文体的尊重。

语言层面，地戏唱词以屯堡方言为基础，融合江淮官话与贵州乡土表达。如《大破铁阳》描写慌乱时说：“不好了来不好了/连忙披挂乱纷纷/拿着裤儿头上戴/抓着帽儿脚下蹬/道袍拿来反穿起/鞋袜不知哪边存”，这种诙谐生动的表达，正是江淮文化与黔中文化数百年交融的语言标本。

地戏是活态的口传艺术，但传承不能只靠口传。地戏谱书承担着把故事、唱腔、表演程式固定下来的功能。然而，地戏谱书的传承长期依赖手抄相传，仅有极少数孤本残卷留存。一般古籍整理可依托底本、工作本、对校本，地戏谱书往往无法兼得，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地戏谱书的整理本质上是一种抢救性的工作。

本系列丛书的整理校注者帅学剑立下保护弘扬地戏的宏愿，数十年扎根屯堡村寨，进行抢救性整理工作。书中，帅学剑纠正错别字，为说白加标点，修正拗口韵律，补充缺失句段，为方言土语作注……这些工作不仅琐碎，也极耗功夫。最终，帅先生一生心血玉成这套丛书。

融媒体实践：从活态遗存到“双创入口”

每本书开头附有二维码，是本书鲜明的创新特色。读者扫码即可观看地戏实景表演视频片段。这一设计对地戏这一典型的“身体在场型”民俗艺术来说，是重要的。演员们在舞台上战裙飘动的轨迹、围场步法的变幻……这些都是文字无法完全传递的。而融媒体技术的应用完美地将静态文本和动态表演连接了起来。可以说，数字化手段是促进安顺地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本书的付梓可以说是地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实践，它将散落于村寨、濒临失传的手抄唱本，通过整理校注与融媒体出版，转化为可读、可看、可传播、可普及的公共文化产品。

更重要的是，这套书同时也是“双创”的另一个起点：当下地戏文创产品存在缺乏深度的问题，多数产品仅停留在对傩面具图案的简单移植，把脸谱印在T恤上、做成钥匙扣……其问题的根源在于内容理解的缺席。这套书把地戏从“箱底”带到案头，从村寨带到广大读者面前，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份可以“读进去”的底本。当创作者真正理解地戏的内容和精神，才能一改符号“搬运”的现状，做到文化的转化。

另一方面，本丛书的意义，要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来理解。屯堡的形成，是明代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安定边疆的重大战略举措。“千里屯堡”与北方“万里长城”南北呼应，共同承担着稳边固疆的使命。作为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屯堡的发展历程深刻映照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从这个维度看，这套丛书所承载的，不只是四个剧目的唱词，更是600余年来屯堡人举家南迁、卫国戍边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的鲜活例证。它让“何以中国”这个宏大的命题，在一页页唱词中变得具体可感。

“忠勇和融”不是一组抽象的文化标签，它写在一页页地戏唱词里，写在面具的纹路上，写在锣鼓的节奏中。

这套书本身就是地戏“双创”的一次生动实践，同时也为后来的“双创”画下新的起点——它把地戏从村寨的箱底带到了更多人的案头，接下来如何让这些文本进入研究、进入教育、进入文旅，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026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 2026COLOURFUL GUIZHOUCULTURE & ART FESTIVAL 观众席

以技立骨 以形铸魂

——观杂技剧《脊梁》有感

何兴君

走出杂技剧《脊梁》剧场，心里久久静不下来，舞台上一群人相互托举、迎着风站稳的模样，一直在眼前晃动。这部戏取材于乌蒙山区的修路往事，没有特技和说教，就靠演员的肢体表演，讲述山里人盼路、修路的艰辛。大山怎么困住村寨，人们又是如何一点一点凿开出路，那些不声不响的坚持，都藏在一招一式、明暗交替的光影里，越回味，心里触动越深。

杂技好看，靠的是功底；杂技剧能留住人，靠的是剧里有活生生的人，有实实在在的故事。作为国家艺术基金扶持剧目，《脊梁》最难得的地方，就是没有为了炫技而编排动作。全剧7个篇章，融合20多种杂技形式，每一次翻腾、悬空、支撑，都贴合故事里的处境，演员用肢体代替语言，把山路的险、开山的难，默默地演出来，这些动作贴合真实的场景，不是凭空编出来的表演。

开篇《梦出腊子崖》，调子沉。木桩、蹬鼓摆出来，就是早年山村的样子。皮条、U形绳悬在半空，演员在上面辗转、用力支撑，舒展又紧绷的肢体，一眼就能体会当年在悬崖上凿路有多难。到《冲破拦路虎》篇章，节奏松快起来。晃梯起落，单手顶立，一群年轻人彼此呼应、互相托举。没有一句解说，舒展向上的肢体，自带一股蓬勃的生气。印象最深的，是《勇跨乱风谷》这一段。原来看杂技，以为稳，站得牢、定得住，才算功底扎实。这一段恰恰反着来，美，就美在摇晃之中。悬浮的浪板模拟峡谷上空的猫道，风一吹，板子不停晃动。演员要在不断的摇晃中，调整体态、稳住重心，身体微微倾斜，却始终不肯倒下。《邂逅断层山》的构思很接地气。彩球弹起又散落，配合光影，像地下交错缠绕的岩层，把修路时碰到的地质难题直观摆在观众面前。

整个舞台布景并不繁复，走的是简淡写意的路子。山水不仅是背景，本身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喀斯特大山独有的气质融进每一处布置。几根木桩，就能勾出层层沟壑；光影一转，峡谷幽深的感觉就出来了。简简单单的布景，托着演员的身体叙事，装下这片土地千百年的变迁。

从前万山阻隔，出山无路；如今高桥跨过大峡谷，天堑变成通途。小小的舞台，叠着三层景象：苍茫山野、热火朝天的工地、彼此守望的乡亲。人在大山里开辟道路，大山也因为人的付出换了模样。贵州连绵的群山和通达的路桥，早已不只是风景，它象征着中国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很容易让人共情。

最打动我的，还是藏在故事里普通人的情感。没有高高在上的英雄，力量就藏在普通人的选择和代代相传的念想里。一条鲜红的布腰带，是贯穿全剧的信物。演员把腰带系在身上、相互传递，这个肢体动作，承载着老一辈修路者没能完成的心愿，连着年轻人接续向前的初心，见证险境里相互扶持的情谊，也藏着修路人的一份担当。结尾收得克制，路通了，村寨里一片欢喜，演员挥手作别的身姿，不刻意写圆满，把余味留在留白里，观众得到的信息是，打通这一关又赴下一关，奋斗之路永无止境。

这出戏没有局限在地方故事里，它依靠肢体叙事，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奋斗。横在峡谷上的大桥，是看得见的改变；一辈辈传下来不肯认输的韧劲，是看不见的脊梁。高山是天生的阻碍，人的意志，是跨过阻碍的力量。演员一次次托举、站稳、腾空，就是普通人和大山相持、突破、共生的样子。

不少人觉得杂技承载不了厚重的故事，《脊梁》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凭借杂技技艺，深挖本土故事，书写普通人的奋斗，让惊险的动作沉淀出现实题材的佳作。《脊梁》带着乌蒙山独有的气质，记录建设者平凡又倔强的身影，那些在峡谷长风里稳稳站住的身影，会一直留在观众心里。



杂技剧《脊梁》剧照。本报记者 吴蔚 摄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邱奕 赵怡 版式设计：蔡桂莉 安刚